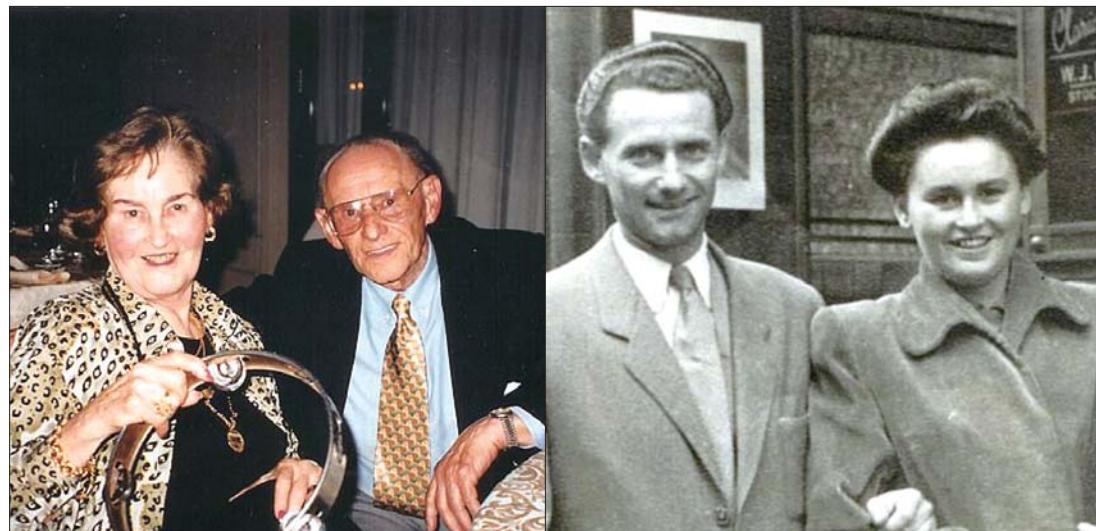


拉莱·索科洛夫50多年来都背负着一个秘密,多年来,他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生怕公开后被视为德国纳粹的共犯。直到他80多岁、身处欧洲千里之外时,他才公开了这个秘密:他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文身师,而他的妻子则是他在文身时认识的一个女囚。二战结束后,他们重新找到了彼此,共度余生。这段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爱情故事,直到最近才被世人所知——作家希瑟·莫里斯在其新书《奥斯维辛的文身师》中,讲述了拉莱去世前讲述的故事。

奥斯维辛的文身师和他的秘密爱情



拉莱和吉塔晚年的照片。

年轻时候的拉莱和吉塔。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特约撰稿 张辛苑 编译

他曾是“32407号囚犯”

拉莱原名路德维格·拉莱·艾森伯格,1916年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犹太家庭。二战期间,作为犹太人的他没能逃脱厄运:1942年4月,年仅26岁的拉莱被送往德国纳粹最大的死亡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

一到营区,拉莱就被身上上了一串编号:32407。这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囚犯的一个方法,那时的文身师是一个叫派彭的法国人。拉莱刚开始被派去修筑房屋,但不久后感染了伤寒,照料他的正是派彭。后来,派彭让拉莱当自己的助手。

派彭离开集中营后,因为拉莱既会文身,又会多种语言,他成为集中营里的主文身师。拉莱从此开始为党卫队工作,一名军官负责监督他。和普通囚犯相比,拉莱的生活质量算是好的——文身师的工作让他比其他囚犯离死亡稍远了一点。

接下来的两年里,拉莱和助手在数十万人身上文了编号。这些刻在前臂上明晃晃的编号,成为那场大屠杀和恐怖集中营里最公认的符号。囚犯到达奥斯维辛后被剃成光头,财物被扒光,穿着破烂的衣衫排成长队等待被编号。免遭文身的只有两类人:一是德国同种族的“再教育”囚犯,另一类则直接被送往毒气室。

“文身是这种残暴的登记过程中的最后一步。”奥斯维辛一尼克劳斯纪念馆和博物馆研究室主任特塞维奇说道,“这只是在营区发生的一系列毫无人性的事件中的一件。”一开始文身只是疼痛,后来他们明白自己被剥夺了名字,从那时起,他们都是编号。

他爱上了“34902号”

1942年7月,拉莱拿起一张纸条准备文身,上面写着五位数字:34902。给男人刻编号和在一个年轻女孩瘦弱的手臂上刻编号的感觉完全不同,他竟有些害怕。这个女孩和她明亮的眼眸令拉莱心中漾起波澜。很多年后,拉莱告诉莫里斯,那一刻,他将编号刻进她的皮肤,她却将编号印在了他心里。

拉莱后来打听到,那个女孩叫吉塔,被送到了比克瑙女子营。在卫兵的帮助下,拉莱偷偷给吉塔送信,和她在女子营区外私会。他偷偷塞给她额外供给品,甚至帮她转移到更好的工作站。他试图给她希望,但吉塔有自己的忧虑。莫里斯说:“吉塔看不到未来,但在拉莱心中,他一直坚信自己可以活下去,成为幸存者之一。”实际上,不光是帮助吉塔,拉莱在担任主文身师时一直尽可能地帮助其他囚犯,为他们换取更多的食物和必需品。

1945年,在苏联红军解放波兰前,纳粹分子放走了一批囚犯,吉塔被选中离开奥斯维辛。拉莱心爱的女人要走了,可拉莱对她一无所知,他只牢牢地记住了她的名字:吉塔·夫曼诺娃。

后来,拉莱也获释了,他回到了家乡。他的姐姐戈尔迪也幸存下来,一切似乎都安定了。但拉莱的心里还是惦记着吉塔,他希望可以再见她一面。

于是,拉莱驾着马车前往伯拉第斯拉瓦,那里是幸存者们回捷克斯洛伐克的入口。拉莱在火车站等了几个星期,但一直没见到吉塔,火车站建议他去红十字会去找一找。就在去红十字会的路上,一位年轻女士拦住了他的马车——那是那张熟悉的脸庞和盈盈如水的双眼。

再也不愿回欧洲

经历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段日子,经历了幸存后的分离,拉莱和吉塔终于在一起了。1945年10月,他们举行了婚礼。他们把姓氏改为索科洛夫。拉莱开了一个纺织品店,一度非常赚钱,但政府后来发现他们私下支持以色列国家运动,拉莱被判处监禁,店面也充公了。

拉莱和吉塔在一个周末逃离了捷克斯洛伐克,为了尽可能地远离欧洲,他们打算坐船前往悉尼。不过,在旅程中,他们遇见了一对来自墨尔本的夫妇,两人决定在那里开始新生活。

1961年,生活已经安定下来的两人有了一个儿子,名为盖里。拉莱和吉塔在墨尔本度过了余生,吉塔去世前曾回过欧洲几次,可拉莱从没回去过。

这段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爱情故事,只有这对夫妇的密友才知道。拉莱和吉塔很少提及那段经历,即便是他们的儿子盖里也很难完全体会到当年父母所遭受的惨痛。事实上,直到吉塔过世,莫里斯写下了这一切,故事的真相才被揭晓。

盖里一直在寻找能书写他父亲经历的人,他通过朋友认识了莫里斯。2003年,莫里斯开始采访拉莱。莫里斯并非犹太人,这可能就是87岁的拉莱选择向她倾诉的原因。“对他来说,这个故事就是与那个十八岁少女的一见钟情。”

之后的三年里,莫里斯每周都去拜访拉莱,直到拉莱去世。在最近出版的这本《奥斯维辛的文身师》中,莫里斯通过讲述拉莱和吉塔的爱情故事,揭示了那段大屠杀历史的另一面——这是一个有关生存、更有关真爱的故事。

□个人意见

把奶奶的声音印在胸口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

你会用怎样的方式去纪念一位去世的至亲?这个美国女孩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做法:把奶奶的声音做成文身,印在胸口。

今年19岁的莎拉·莫里斯是个歌手,她是她奶奶的第一个孙辈,祖孙俩的感情特别深厚。“我上学时,她在学习上帮助我,在我的歌唱事业上也给了我很多鼓励。”莎拉说,“她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在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中,她最爱我,我做什么她都支持。”

然而,2015年5月,莎拉还在读高中时,她的奶奶去世了。就在去世前一个月,莎拉过生日,奶奶给她发了一条语音信息。在这条语音里,奶奶温柔地祝莎拉生日快乐,最后还说了句“我爱你”。

莎拉非常珍惜这段语音,她也从此养成了存语音的习惯。一转眼,来自奶奶最后的语音在她的手机里存了两年多了。大概一个月前,莎拉在录歌时无意中看到了屏幕上的声波,她萌生了一个念头:是不是可以把奶奶的这条语音做成声波的形状文在身上呢?

她最终找到了一家叫“肤感”的公司。这家公司推出了一款手机应用,它可以将声音转换为文身图案,然后用手机应用扫描这个文身图案,就能播放音频信息,播放时间最长可达30秒。同时,该公司还与一些文身师合作,文身师可以帮忙将图案文在客户身上。

莎拉毫不犹豫地将奶奶的语音做成了文身,而且文在了靠近她心脏的胸口,“奶奶的声音将永远在我心中回响”。1月3日,她在社交网站“推特”上上传了文身的照片和一段小视频,并展示了用手机读取“声波文身”的过程,“我高二那年,奶奶去世了。她去世前一个月,给我发了条语音祝我生日快乐,现在我把声波图案文在了我的胸口,用手机扫描就



莎拉和奶奶的合照。

可以播放。”在视频中,她拿出手机扫描文身,奶奶的声音清晰地传来:“生日快乐,我爱你,莎拉!”

莎拉的这条视频目前获得了600多万浏览量和1.3万次转发,许多网友既感到新奇,又倍感温暖。网友纷纷留言,“这种纪念奶奶的方式好美”,“好希望我也能有一个我爸爸的声音”,“这是个让她永远陪伴你的好办法,这就是爱。”

“网友如此热烈的回应让我感到很惊讶,很多人由此获得了启发,他们也想把爱的人的声音做成文身。”莎拉说,“我奶奶的声音能影响这么多人,我很开心。”

网友们热情的回复让莎拉更想念奶奶了。4日,她在“推特”上表示:“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我的奶奶,她是我的一切,任何言语都无法形容我对她的思念。正是因为她,才有了现在的我,才有了我选择的这条路。我会继续努力,让她骄傲。”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莎拉说:“每次听到这段语音,我都会觉得奶奶正在温暖我的心。我以前一直担心这段语音会丢,现在我再也不用担心了,它会在我的余生一直陪伴着我。”